



编者按

《星火燎原》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革命故事...

“八一”的枪声

袁也烈

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下取得了很大胜利...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下午，是党向部队庄严宣布起义的战斗命令的时刻。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营长以上的军官，上午接到师长叶挺的紧急通知...

下午二时左右，南昌城里的天气闷热得难熬。有四五十多位青年军官——有团长、团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营长及师部的若干人...

叶挺师长首先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决定。党对当前的政治形势的分析是：宁汉合作，已成定局；汪蒋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了...

接着师参谋长在会上作战斗计划的报告。他指着了一幅标好红蓝色符号的军用地图说：“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一个团、第九军两个团...

当时，我是第七十二团三营营长，奉命执行一个独立的战斗任务。我听了党的决定后，感到这次行动，比之北伐督师，比之保卫武汉第一次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那次战斗，意义还更重大...

第二天，就是七月三十一日的早晨，我利用关系，化装到东门附近的一个营房里去会朋友。这里即是今晚进攻的目标。我仔细查看了敌情、地形、道路之后，发现敌人有一个团部、一个营部、七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

团部批准了战斗计划之后，党的小组讨论了执行计划的办法。那时军队的组织是极秘密的，团有支部，营有小组。我们营里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党员四五人...

下午，全营官兵都接到通知：准备黄昏之前出发。晚饭提前吃了。战士们照例要擦洗武器，减轻行囊，归还借物。班、排长都准备好自己应该准备的东西...

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他们兴奋，感到鼓舞。虽然略感时间有些仓促，但检查一下，准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

队伍摆出一副行军的架子，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往东进发，行李担子紧跟在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了，电灯已经亮了。兄弟部队也在调动，有的在集合，有的像是行军...

走了一个多钟头，约莫到了东门附近，队伍便停下来休息。营部的副官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名义，走进当面一座大营房。这里是驻军的团部，也是预定今晚攻击的敌军。他会见了那里的团长，声称自己的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休息，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空地露营...

营部的副官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名义，走进当面一座大营房。这里是驻军的团部，也是预定今晚攻击的敌军。他会见了那里的团长，声称自己的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休息，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空地露营...

这边下达了露营命令。盛夏的夜里，吹来一阵阵的凉风。晴朗的天空，满布着不清的星斗。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在这里露营，谁也不去问为什么今天行军就到这里为止。

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查看一番，诸如选择哨所位置呀，寻找饮水的处所呀，以及大小便的地方呀，等等。这些都不会引起怀疑的。他们就利用这个时机，详细地查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看了看。各连选定的露营位置，都是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的冲锋出发地。

两支敌对的部队，一在营房里，一在营房外，相隔数十米，最远的也不过一百米，现在都在睡觉，一会儿就要互相肉搏了！

但敌人并不完全麻痹，他们派出一队一队的巡逻武装，枪上闪着亮晶晶的刺刀，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他们甚至走到露营部队的近处来看看，好像有所警惕似的。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排排架着的枪，士兵们躺在枪架下，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在较远的地方横七竖八地放着行李担子，这一切，好像在告诉他们：这里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夜深了，营房里面又黑又静，而外面呢，有月亮，有星斗，有路灯，放出混合的光芒，显出两种不同的景象。露营部队，开始活动了。首先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最后班长照祥和战士谈一阵。接着，大家就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

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这些，全部做得很迅速，很巧妙，然后依旧躺下假睡。

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到了午夜两点。这就是有历史意义的八月一日！战士们自动地把枪拿在手里，刺刀装在枪尖上，子弹袋捆在身上，等待命令。

“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三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这里一声喊：“冲！”部队随即像流水一样冲进营房去。开始只听得万马奔腾般的一阵脚步声，接着是严厉的喝令：“不许动！”再往后是一阵钢铁的撞击声。在几阵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之后，就听得人们到处在喊叫：“不要打了！”渐渐有人在说话了，手电筒的亮光在营房里照来照去。该是打扫战场的时候了。

战斗提前结束。俘虏们受到优待，公私财物得到保护。团部的电话不断地响，是敌人的师部来问情况。这里的回答是：“二十四师的部队在此接防完毕！”

我们一面搜索残敌，加强警戒，一面倾听着城里的动静。从午夜两点钟起，整个南昌好像沸腾了，枪声砰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我站在高处，按照前日会议上的部署，朝着小营盘、小花园、牛行车站等敌军驻地的方向，根据枪声的缓急疏密，推测着各路起义部队的进展情况。我听着激烈的枪声，心中思潮起伏。让我们用枪炮把这沉重的黑夜赶走！

当东方现出一片曙光的时候，枪声逐渐平息，只有西南方向还传来残敌断续的枪声，然而已经是那么无力。

这时，叶挺师长派人找我。我急忙赶到指挥部，一眼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身材的人。他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对晶亮的眼睛，立刻使我想起北伐出师时，召集我们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军官讲话的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对，我眼前不正是周恩来同志吗？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党中央就是派他来组织、领导我们起义的。

他安详地向我微笑着，和叶挺师长一同询问战斗情况。他虽然一脸兴奋神色，但也可以看出，他大概已经几夜没有睡觉了。

从指挥所出来，太阳已经升起了，街道上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辉。起义的战士们和缴了枪的俘虏，一队队匆忙地来来往往。政治工作人员正四处张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远远就看见我们营的战士们把一面大红旗升起在操场的旗杆上。

袁也烈 出生于1899年，湖南武冈（今洞口）人。文中身份为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2团3营营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副参谋长，国务院水产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6年逝世。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这里我要讲的是，汶川抗震救灾期间，我和我的战友们的一段经历。在当年边境作战前线，有个众所周知的名词叫“猫耳洞”。汶川抗震救灾，部队住帐篷，狭小而简陋，我和战友们套“猫耳洞”之意而名之。一讲“猫耳洞”，大家便心领神会。

“灯光”则是一个比喻，确切地说是一种象征。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原济南军区前指直属分队曾设立过一个临时党委。由于其开会、议事的那顶帐篷里，灯光彻夜亮着，更由于其对直属小分队完成抗震救灾任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被官兵喻为催人奋进的“灯光”。

2008年5月，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后，军区直属队迅即出动8支精干小分队，跟随军区前指执行指挥保障任务。由于震情紧急、情势严峻、人员和精力有限，加上直属小分队单元小、人员少、任务特殊，军区前指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直属小分队的政治工作，部队官兵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一度出现了“空当”。正是在这节骨眼上，我奉命带两名同志赴都江堰地震灾区，专门负责组织军区前指直属小分队抗震救灾中的政治工作。

使命所系，时不我待。到达都江堰的当晚，我们连夜了解情况、研究开展工作。所面对的现实情况是：8支小分队150多号人，分散驻扎在瓦砾断壁中的6个帐篷区域，分别遂行作战指挥保障、通信机要指控保障、技术支援等任务，人员机动性强、保障任务频繁、活动区域多变。常常是，这支小分队刚刚从映秀回来，那支小分队又奉命去青川；这边汶川恢复了通讯的战斗刚刚打响，那边茂县又传来了抢修器材的新任务……虽然各单位都隶属军区直属队编制，但任务却是“各自为战”。这种情况下，应如何有效实施组织领导？自己身负使命该拿出什么好的办法？到达都江堰的第一个晚上，躺在窄小的行军床上，我失眠了。辗转再三，索性爬起来，到帐篷营区转一转，理一理思路。

帐篷营区扎在都江堰养鹿场一片相对开阔的草地上，一顶顶帐篷在峨眉月的映照下，显得分外静谧。奋战了一天的官兵早已进入梦乡，间或从帐篷里传出香甜的呼噜声。沿着草地旁的小路轻轻走着，我的思绪在各个帐篷中游离。猛然间，想起电影《奇袭》中的一句话：“问问战士。”对，问问战士，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念头一闪，我不由得打量起将要在自己30多年军旅生涯中留下难忘一页的新环境：夜幕笼罩的营区，四野寂寂，唯有一处帐篷中亮着灯光。我知道，那是军区通信团小分队的值班室。那灯光，暖暖的、润润的，在夜幕中格外明亮，给人一种力量、一种安全感。望着灯光，我受到了启示。

翌日早饭，我就征求了几个团队领导的意见，在得到赞同后，召开了8支小分队负责人参加的前指直属保障分队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组建了“直属通信分队临时党委”。从此，军区前指直属分队抗震救灾中的政治工作，有了“具体统”的领导；上级有关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在直属小分队中落实，也有了依托。

临时党委从组建到完成其使命，总共不到3个月，但对前指直属分队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抗震救灾任务完成，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临时党委的领导下，用上级的指

「猫耳洞」的灯光

于永军

示号令统一思想、管行动，官兵有了主心骨；临时党委班子做表率，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干部的带头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形成了“跟我来”“看我的”“哪里艰苦困难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鲜明导向。经过临时党委的有效组织，我们还开展“战地立功”“火线入党”活动；组织了原济南军区直属部队“抗震救灾科技服务队”，一下子拉出了修理电视机、计算机、农机、汽车等12个服务小组，活跃在都江堰街头，为受灾群众恢复生活和生产秩序做出了积极贡献；先后推出了“山东省迎奥运火炬手”张桐春、“全军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孙鹏、“全军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房勇等一批先进典型……

“战地诗歌会”上，士官小梁的一首《灯光》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那是一种信仰，那是一种力量。有了信仰，地动山摇无所惧，天塌路陷斗志昂；有了力量，再大困难难得起，再险任务敢担当；有了信仰和力量，万众一心志如铁钢，履行使命甘蹈火汤！”这里的“灯光”意象，及承载于其上的信仰和力量，说的不正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吗？在庆祝新中国70华诞的日子里，回望“猫耳洞”的灯光，一种感悟更加深切和清晰：枪杆子听党指挥，“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军魂早已融入人民军队的血脉，成为我军最可宝贵的政治基因和胜利密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越是环境艰苦、越是任务艰巨，政治工作越加重要、作用越加凸显。汶川抗震救灾，10万将士“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党员干部“哪里灾情最重，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一道夺取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这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吗？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这仍然是我军履行新的使命担当、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力量所在。

十月遐想

陈宏程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画笔流淌着金黄 诗行咏唱着浓情 歌声蕴藏着高亢

风奏起金色的歌谣 理想在成熟中跋涉 艳阳燃烧着执着和自信 雨露为华章做最后的润色 童话的幻想 预言的思索 在激情中澎湃 一部辉煌的史诗 向我们铺开

走进十月的時候 总有一些思绪 闪耀特别的光辉 总想怀揣梦笔描摹 滚滚长江，滔滔黄河 莽莽昆仑，巍巍五岳 总想为祖国唱一首歌 唱出唐诗宋词的深长

唱出青花瓷的婉约 唱出千年编钟的古朴 唱出富春山居图的淡彩浓墨

走进十月的時候 总有一些情愫 像长出思念的翅膀 飞往延安的宝塔山 飞往南湖的红船旁 飞往西柏坡的窑洞 飞往天安门的红墙

走进十月的時候 总是那样壮怀激烈 头顶的旗帜在飘扬 心中的信念像团火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 每一步迈得都是那么壮阔

十月，承载70年的坎坷 十月，承载70年的探索 十月，承载中华儿女的奇迹 十月，承载共产党人吹响的号角 十月，我爱你啊 我愿走进你的心里 为你唱一首赞歌



南昌起义（油画）

长征

第四六四一期

黎冰鸿作